

新 支 点 长 篇 小 说 丛 书

XIN ZHI DIAN

CHANG PIAN XIAO SHUO

CONG SHU

CHENG SHI SHOU WANG

谈 歌 著

城市守望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城市守望

谈 歌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城市守望

谈歌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蓟县忠路189号)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 1/2 插页2 字数231000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306-2465-2/I·2200 定价:18.60元

新支点：泛工业题材时代 ——“新支点长篇小说丛书”序

蒋子龙

当下是一个“点子时代”——似乎用不着讨论。

“点子大王”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金融大王、汽车大王等等工业巨头并驾齐驱。“点子”是一种眼光和智慧，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人物，总是那些经常能想出许多好“点子”、且具有把好“点子”变为灿烂现实的运作能力的人。

文坛亦如此。年轻的编辑家闻树国就是位“点子”很多的人——他最早是以自己的小说登上文坛的，我之所以称他是编辑家而不称他是作家，积近十年来的观察，觉得他是那种为了编好书可以自己是不写书的编辑。眼下文坛缺少的正是这种具有敬业精神的优秀编

辑家。“新支点长篇小说丛书”就是他的点子。

第一批，推出五部。阵容齐整，精壮。作者都是当今中国文坛上最活跃、创作正处于泉涌状态的青年作家。

这套书的出现给我一个强烈的印象：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泛工业题材时代”。

工业题材曾经是作家们心照不宣的禁区。中国人的遗传基因里有着太多的儒、道、释，对工业原则有着本能的惧怕和排斥。自人类发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中华民族这个强大的历史悠久的封建帝国，就开始走背字儿，处于下风。近代史上的重大耻辱莫不是由工业落后给带来的。工业这种强大的强加于人的现代宗教，以其铁板一块的不可更改的原则，以其取代一切无法阻挡的气势，把当代作家逼到了墙角——人物被机器淹没，情感被钢铁的管道包裹，内行不写，外行不懂，艰涩难读，吃力不讨好。当代文学在工业题材上进进退退地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努力，虽有收获，却不是大面积的突破。当代作家长期处于一种“愧对当代”的尴尬之中。被现代工业品从头到脚地武装起来，却不敢表现这个现代工业社会，害怕捉襟见肘，露出才智不足的窘相。于是“好汉子不愿意做，赖汉子做不了，”大家躲之唯恐不及。

终于，无处可躲了——中国进入了工业社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由工业的发展牵动着社会的灵魂，工

业的兴衰提供了对于人和生存环境的诸多思考……

作为工业急剧膨胀的标志,老城市越来越大,新城市越来越多——成千上万的县纷纷改为市,乡镇成了生机勃勃的工业园区,传统意义上的或纯自然的没有一点工业的村落越来越少,政府对这些地区“扶贫”的重要手段就是送去工业。工业带来了富裕,也造成了新的贫穷、腐败和无序。工业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工业污染甚至会影响人类的遗传。人类的命运再也无法摆脱工业——这就是现实,躲开了工业,就是躲开了这个社会,躲开了当代文学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

工业左右着经济的命运,经济问题处于当今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首位,直接关系着文化冲突、贫富冲突、男女冲突和伦理道德的冲突。作家们又如何能回避现代人的这种工业命运和工业人生呢?

工业关系着每个人的生活,不再神秘,成了人人关注的社会现象。

然而要理解这种遽然而至、繁复多变的工业现实并不那么容易,想深刻地批判它就更难了。生活不是故事,杂乱,随意,严肃而荒谬,散漫而奇巧,有时“忠于现实”反而不现实,写的非常真实反而不真实,一心想表现现实却反被现实套住。比如现今工业界普遍存在着的人人都在听在传的问题,是企业亏损,资金短缺,企求合资,跨国爱情,勾心斗角,商界腐败,职工下岗……

现实中发生的小说中都有了，人们不会指责生活重复，却埋怨小说跌进了一种新套子，是在现实之下写现实，在工业之中写工业。越像越不像，越具体越不具体，陷入佛陀设置的谜语之中：“凡有言说，皆非实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撕开工业社会的硬壳、显露其伤口还不算太困难，能提供比现实更强大的真实才是工业题材的文学受到普遍欢迎的关键所在。

“新支点丛书”的作者是一批机智的又是勇于表现自己时代的作家，他们想用自己的灵性激活工业题材，用富于智慧和活力的语言揭示工业现实的冷峻和沉重。离合悲欢，灵肉升沉，把各种各样的工业生活、工业人生写得非常有趣。给工业题材设置了一个又一个工业人物命运的“谜局”——工业题材重新“热”了起来就与此有关。即便是工业题材，最迷人的地方也不是工业本身，而是人的故事——生命之谜构成小说的魅力。

编辑一个聪明的“点子”，获得了一批有才华的作家的积极响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如此收获，真难能可贵。让人有理由相信，工业题材的创作将会变得备受关注，道路广阔，而且会越来越繁荣。

祝贺他们。



BAIHUA

新支点长篇小說丛书

内 容 提 要

经济严重滑坡，竞争处于劣势，太阳机床厂连厂房和工人们一样愁眉不展，无计可施，全厂上下均有燃眉之急。但是，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召开了新型机床“M1”的订货会。然而，订货会却带来了新问题，事故便像夏季的雨一样频仍，故事也因此接踵而至。为了工厂的利益，漂亮的姑娘李娜被迫牺牲了个人的幸福，嫁给了最大的客户南方公司老板的残疾儿子；心怀阴谋的外商也乘虚而入，把手伸向中国的机床市场……灾难火一样烧灼着人们，几次濒临崩溃的太阳机床厂，都因为无私者的牺牲而柳暗花明起死回生。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再一次发现了新的工业激情。

今年的订货会马上就得开了，可是现在厂里的账面上，一个毛毛也没有了。都说国有企业是国家的亲生儿子，可到了这时候，就好像是后娘生的一样，没人管的。

第
一
章

1

西北风越刮越硬，眼瞅着就到年底了。大阳厂今年悬乎点就没有供暖，没钱买煤。好不容易东挪西借刚刚弄回煤来，才算烧上了暖气。工人们才松了口气，都说今年算是不挨冻了。

大阳机床厂真是不行了，先是开了两个月的百分之七十的工资，后来又开百分之五十，后来每月发一百块钱的生活费，再后来干脆生活费也不发了。现在还就李大梅的一车间和维修车间有点活干，其余的车间干脆就放了羊。也不说怎么着，就让大家瞎呆着，听说有不少人拿着报上的要发工人最低生活费的规定去找过厂里。厂里只是说，请大家再坚持一段，只要新产品WT数控机床研制成功，保证两年内打翻身仗。信也罢不信也罢，大家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WT上了。不管

怎么说，厂里这届班子总算干点实事。

厂内工人们好说话，厂外人家可不理你这一套。上个月供电局的把电也掐了一回，说厂里拖欠了半年多的电费了。好容易把电费凑足了交了，接着自来水公司跟着起哄，嚷嚷要停水，说厂里总不交水费。还真停了一星期，闹得厂里的职工家属拎着水桶跑到左邻右舍去打水。左邻右舍开始还挺大方，后来就害怕了，说我们可不能总这么管你们吃水啊，现在水费一劲涨价，行了行了，就纷纷关门不让厂里去打水了。于是厂里乱糟糟起来。厂党委书记周天跑到市委大闹了一通，骂着骂着就哭了：“要停水，我就带着工人来市委门口绝食了。”市委方书记也动了感情，抓起电话打给自来水公司：“你们还讲不讲人道主义了？要停水，先停市委的水。”于是，自来水公司才开始供水。生活区里就热闹起来了。工人们就在院子里扎堆骂大街。什么难听骂什么。骂累了，就各人回各人家，生火做饭吃，满生活区天天浓浓的烟。跟打仗似的。

一早起来，党委书记周天心里装着厂子的烂事，脑子里乱糟糟的理也理不清楚。这几天厂长郑一东总跟局长李正昌顶牛，局党委书记老贺还批评周天没原则，周天也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不原则了。现在厂里的年终订货会早该开了，可就是没钱，开个订货会得好几十万。周天想着，就起来做饭。女儿周小曼这几天没回来，说是在一家外企加班。周小曼没考上高中，就上了职业

高中。刚刚毕业，就自己找了工作。上了几天班，感觉还不错，周天心里总算安慰了一点。自己凑合着吃了一包方便面，就扔下碗去了厂里。

周天的妻子死了好几年了。妻子生前是大阳厂的会计，就为这个，周天从部队转业回来，稀里糊涂地进了大阳厂。谁知道原来红红火火的大阳现在成了这种半死不活的样子。

周天进了办公楼，看看表，还不到上班时间，办公室主任杨虹已经在擦楼道了。杨虹见到周天，就放下拖布：“周书记，你听说郑厂长辞职的事了吗？”

周天吓了一跳。他知道杨虹平常不爱传闲话，这事肯定是有准的了。他忙问：“你听谁讲的？”

杨虹道：“昨天晚上贺书记给我打电话说的。”

周天一听，脑子就大了。他盯着杨虹，有些发怔。他对杨虹这个人印象挺好，杨虹文字水平也高，为人也谦和，人也长得漂亮，传说现在局里的贺书记看上了杨虹，有事没事总爱找杨虹。周天想，如果说是贺书记跟杨虹说这件事，怕就是真的了。这些日子厂长郑一东总是唉声叹气的，跟个受气的小媳妇似的。

杨虹转身要离开，周天醒过来，喊住她：“杨虹，你不是说要去海南看孩子嘛，什么时候走啊？”

杨虹忧郁地叹口气：“还没说准呢。再说吧，孩子今年考中学，正在复习，我也怕耽误他学习。”说着眼睛就红了。杨虹的爱人赵玉刚是市委办公室的，前几年下海

了，到海南办公司，听说发了财，后来就在海南找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上个月跟杨虹离婚了，还把孩子带走了。

周天明白杨虹是想孩子了。他心想，孩子跟着赵玉刚也受不了罪，你杨虹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真是女人的心思。周天顿了顿：“你还是去一趟吧。孩子也想你了。不行你也调过去算了，咱们厂现在这样子半死不活的，真是也没什么呆头了。”说完了周天又后悔，觉得自己的话说得不合适了。

杨虹却不在意地笑笑：“我现在天天盼着咱们的换代产品呢。WT要是成了，咱们厂也就有救了。”

周天摇头苦笑了：“是啊，这都成了咱们全厂的心病了，难啊。真的。”他看看杨虹，心里说，WT还说不定成不成呢。

周天就进了办公室。他这些日子很怕单独跟杨虹在一起。他感觉到杨虹跟自己有那种意思，他也真是喜欢杨虹，可他自知不可能。现在杨虹离了婚，自己也不敢有这个想法，自己家里一摊子烂事，真娶了杨虹，就对不住杨虹了。

周天在办公室坐下，抽了支烟，就牙疼开了，他这些日子总闹牙病。一上火就走牙，好几个月腮帮子老是胖胖的。他知道郑一东迟早有这么一天，可没想到这么快。郑一东为WT的事，一直跟局里顶牛。郑一东早就嚷嚷过不干了。局里也对郑一东一直挺烦的。加上

副厂长何胜利跟局长李正昌是同学，经常到李正昌那里去打小报告，弄得郑一东总挨批，挺被动。周天在里边和了几回稀泥，也没用。郑一东脾气太倔，厂里几个副厂长都跟他闹不来。何胜利又是主管生产的副厂长，有时就当面吵。何胜利总想扶正。这事还好得了吗？

电话铃急急地响起来。周天抓起电话，是财务处打来的，说到四海公司要账，还是要不回来。周天说下来再说，就放下电话生闷气。厂里已经找了好几趟下属企业四海公司。现在四海公司欠厂里 80 多万块钱，袁建强那个小子就是拖着不给。听说他还偷偷找市里想着独立出去呢。

袁建强过去是大阳厂二车间的副主任，三年前，袁建强带着五百多个下岗的工人成立了四海设备公司，厂里也投入了很大的财力物力，应该说四海公司是靠着大阳厂发展起来的。可现在厂里把四海公司养肥了，他们就一分钱也不想交了。厂里每次去人袁建强都躲着不见。现在厂里正在钱上发愁呢。马上就要开订货会了，可是账上连钱还没有。昨天晚上，销售处长魏东久苦着一张脸找到他家里，问订货会还开不开不了？会期已经一推再推了。

周天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他觉得很累。他已经当了两届书记，上一届厂长老许光吹了两年大话，什么正经事也没干出来，临下台跑到海南做生意了。郑一东是

个干事的人，一上台就和总工陈英杰研制 WT 数控机床，现在已经有了眉目了，可就是缺钱，差临门一脚了。郑一东总嚷嚷要去国外考察一下市场，可局里就是不同意。局里也不知道想的是什么，一分钱也不想投了。银行的贷款也到不了位。郑一东好几次对周天讲，说他感觉自己成了一个在舞台上跳来跳去的拙劣的小丑，累得要死，观众也不买账。他真想不干了。郑一东说，我老郑刚刚 42 岁，就这样在大阳厂不死不活地泡下去了？周天感觉到一阵悲凉。他十分恨自己，当初不该脑袋一热，当什么书记。今年的订货会马上就得开了，可是现在厂里的账面上，一个毛毛也没有了。都说国有企业是国家的亲生儿子，可到了这时候，就好像是后娘生的一样，没人疼没人管的。

周天就觉得腮帮子一鼓一鼓地好像有人在里挖沟。他起身去郑一东的办公室，一推门，郑一东不在，桌上有一杯开水，还冒着热气，好像郑一东没有走远。周天刚刚要出来，总工陈英杰黄黄着一张脸进来了。

陈英杰皱眉问：“周书记，老郑真的不干了？”

周天一愣：“你也知道了？”

陈英杰叹道：“他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两句，就放下了。我再打，就没人接了。我忙着过来看看。”

周天骂：“我也是刚听说。这鸡巴老郑，就不能让让步吗？现在厂子都这样了，还闹什么个人意气啊？对了，

你好点了吗？这几天忙得团团转，也没顾上去看你。”

周天盯着瘦瘦的陈英杰。陈英杰病了快一个月了，总是闹肚子疼。卫生所现在穷得什么药也没有了，就有止疼片，卫生所老胡就发止疼片，不管谁看病，都给止疼片。职工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胡止疼”。陈英杰也不去医院看，疼得紧了就吃“胡止疼”给的止疼片。周天好几次劝陈英杰住院，陈英杰也不去。说没钱。

陈英杰心不在焉地说：“我没事。”他看看郑一东乱乱乎乎的办公桌，疑心地问：“他去哪了？”

周天摇头：“我正找他呢。”说完，就转身出来。

陈英杰迟疑了一下，追出来喊住周天：“周书记。”

周天回过头：“有事？”

陈英杰刚刚要说什么，见副厂长何胜利走过来，就说：“没事。”就忙着转身走了。

周天被弄得愣住了。刚刚想喊住陈英杰，何胜利走过来说：“周书记，局里来电话，下午来咱厂开班子的会。”

周天问：“什么内容？”他盯着何胜利那张瘦脸。他总觉得何胜利心思用得太多，总也胖不起来。

何胜利摇头：“电话里没说。”

周天苦笑笑：“我知道了。”

何胜利就下楼去了。周天再回头找陈英杰，陈英杰已经没影了。他想陈英杰一定去一车间了，也就去了一车间，他想刚刚陈英杰一定有什么话要对自己说。周天